

有什么能比同心灵交谈,趋近生命的基岩更幸福呢?纵然属于一个人,一个渺小的生命个体,一株被狂风无情吹荡,东倒西伏的芦苇的锐痛袭来。然而,人的伟大,不正在于能够认识自己的渺小,在于认识到人是唯一能够研究自己的动物——对人在这个蔚蓝色星球上的作用,他也略有所知——从一根食指的结构到探讨自己的所感所知,所思所想,从供他存活的面包或爬上大树采集的野果,到追问托载他的茫茫大地。人,擎举着普罗米修斯盗来的一支火把,为生存跋涉于漫漫的长途;人,不也正在于强烈地想认识宇宙与人生,世世代代推进了壮观的文明吗?

我绝不吝啬使用赞美的词语,那是长庚星与启明星升降转换之间,诞生于苦难大地上的瑰丽景观。恰如盛开与凋零同时降落在我们身上,毁灭与不朽,亦同时属于我们。当生命之芯点燃,我想凑上去,仔细瞧瞧它的光彩时,一种锐痛与心灵所能体验到的最深刻的幸福,同时击中了我。

其实,蟋蟀也是一个忠实的听众,一个及时的翻译家。星星淌下热泪,天空默默呈现着大美,远望田野的尽头,一带树丛摇曳起伏着,柔弱而坚韧,地平线上一定滚动着火烫的语言。

唧唧——唧唧——蟋蟀的鸣叫,暗合着大自然微妙的节奏。听,梧桐树叶与根下草丛的簌簌颤摆,小池塘荡漾的光斑,山间洞穴吞吐的云雾,一只鸟儿盘旋的弧线,远方酒蓝色大海起伏的波浪……静夜里,让人潜进一支宏大的摇滚曲,与万物生灵一起,等待着把希望撒满人间的黎明。

蟋蟀叫亮了我的屋角,不仅闪现理性的光芒,而且散发动人的热忱与色彩。“看见光,不只是纯精神发现的过程。”心灵的镜像中,理智与情感总是紧密交织在一起。比如最容易忽略的,常常是感情上无法引起我们注意的事物。又比如付出艰辛的努力后,成功的喜悦总会激励着下一个目标,你一直走向无限的风景。比如孩子的一次可笑而可贵的探索,缘于对生命的惊异与热爱。比如亲人的关怀与启迪,储藏在童年小小的幸福胶囊,将释放出一生的推动剂,无论通达之日,还是困苦迷惘之时。

欧洲一位作家,劳累后常在种满了石榴、葡萄与苹果的园中倚树而坐,周身每一个毛孔都放松了。对他来说,土地收割朴素的植物,也收割着我们。啾啾啾啾的汗珠,近在咫尺的虫鸣,比虽然灿烂明亮却伸手不能触及的群星,倒更加让人满怀亲切。这是蟋蟀鸣唱的另一注解,它使人的感情倾向于浑厚的土壤,能听见吗?大地母亲的胸脯急劇起伏着。

唧唧——唧唧——我的整个居室,随虫鸣进入了天地的节奏,我不能完全体悟,只觉从枕头开始,衣柜,写字台,甚至早晨采摘的白菊,桌上一枚丢弃的果核,都钟摆似的摇晃着。

呵,钟声。在罗曼罗兰笔下,钟声严肃迟缓的音调在黑夜里,在雨天潮润的空气中进行,有如踏在苔藓上的脚步。啼哭的婴儿静默了。小家伙惊慌的眼睛曾乱转着:无边的黑暗,剧烈的灯光,混沌初萌的头脑里的

## 心香一瓣 钟声与草地

卢静

幻觉……他变成可笑而又可怜的怪样子。而钟声鸣响,奇妙的音乐,像一道乳流在他胸中缓缓流过。黑夜放出光明,空气柔和而温暖。于是,他的痛苦消散了,愉快地溜进了梦乡。可以想象那钟声,穿过城市高高的尖顶,穿过狭窄而光滑的巷道,始终像那条河在流淌,一条无论花朵入睡或者苏醒都在奔流的河。

唧唧——蟋蟀好似回答我,只管在屋角鸣叫。

揣个玻璃瓶,带它回家的儿子心满意足,路路一向喜欢蟋蟀的。但是他却猜不到,在他出生的那个闷热的夏夜,病房微黄的灯光下,六张小木床上起伏着婴儿们的啼哭,哇——哎——音调参差,各不相同,而窗下,蟋蟀的交响诗,仿佛闪光的雨点迅疾撒满了草坪。龙门山已陷入无法丈量的黑暗。但翌日清晨,高耸的山岭,就会在日光下散发青蓝的色泽,静穆而神圣,使你相信弹指间,能叩出回荡天地的钟声。小时候,夜里我轻拍他人睡,唱着一支流传已久的歌谣:月儿明,风

儿静,树叶儿遮窗棂呀,小蚰蚣,叫铮铮,好比那琴弦声啊。在人生的悲欢袭卷之前,在沉重的尘埃四处弥漫之前,一枚月亮,搁浅在他驶入梦乡的小小额头上。

记忆的镜头向前推到上世纪八十年代。出了低矮的平房,夏夜,忙碌的母亲终于抽出一会儿空,领我到不远处的草地乘凉。月亮金黄得醉人,水汪汪的,泡在一把朴陋的茶壶里。但是那茶水多么解渴,多么甘甜啊!小表弟一手执苍蝇拍,一手端墨水笔,屏足了气蹑手蹑脚,笨拙可爱地在草丛里捉蟋蟀,不一会儿就胜利地跳起来。母亲充满爱怜望着他,一边又劝我多喝菊花茶解暑。里里外外忙活的她,一双老茧满布粗壮大手,竟然举头望明月吟起唐诗来,我哑然失笑,却涌上深深的内疚。我忽然想起妈妈年轻时对艺术的爱好。年代的乱乱里,失去了求学的机缘,她,辗转找了几份薪水微薄的工作,一生起早贪黑操持这个家,力气活,危险活,针线活,多少浓厚的爱倾注在我们姐妹身上。

如今,眼睛昏花的老迈母亲,终于有空仰望她喜爱的月亮了,而当年,瞧月亮对她简直是一种奢侈。青草的气息阵阵升腾,可我再也不回不去那片草地了,月光雕出母亲姣好的身段,打铁一样嵌进记忆里,我多想还捧茶陪坐,瞧她面庞上的安宁。

如今,蟋蟀常让我忆起老家厨房的炉灶。那时真是九月在户,蟋蟀时居灶下,夜间隔着一层薄薄墙板听得真切。

恰似直到如今,秋天新鲜玉米饼的气味飘来,溜进我的鼻孔,五个感觉分析器之一,就不再是气味,也不仅仅是声音、色彩、图像与味道,而激发起弥足珍贵的回忆:童年合家的聚餐,玻璃窗上橘黄的台灯,谜一样丰富的故乡田野,庄稼繁荣的家族脚骨与脚骨在沃土下亲切拥抱。伴随着一系列微妙的情绪变化,百味俱全的一股暖流涌进心房,为我注入生命的力量。

爱,是多么强大的推动力。人,是多么复杂的生物。对天空的渴望与对大地母亲的依恋,如何使我们短暂的一生,缭绕着无限的乐音。

## 那年那月

在晋南方言中,赁房子就是租房子,上了年纪的人大抵都是这么说的。

1978年,在城里工作的父亲,把大哥从村里转到城里上中学,正巧,姐姐在果品公司上班,就赁了房子。于是,七十多岁的奶奶也进了城,为一家子做饭。

赁的房子是城中的一座老宅,三合院,看上去已经相当沧桑了,斑驳的旧砖墙基,筒瓦厦坡上长满了高高低低的瓦松。据说,这户人家祖上很富有,院子南墙外城关公社的地盘也曾是他家的,后来充公了。房主姓梁,人称老梁,很善良,大约六十岁。他的老妈——一个八十多岁小脚女人,听力很差,总是絮絮叨叨地说,清家(清朝)手里,她娘家多么多么有钱,现在抑尘(屋子的顶棚)上还有几条可贵的长板凳呢。老太太有一个癖好,就是不断地把外面的砖头瓦块当宝贝捡回家,南墙根的几口大缸都装满了。

老梁是个孝子,为了不让老妈生气,竟把两任老婆都休了,跟前只有一个女儿,叫果儿,正所谓祖孙三代。果儿后来跟一个河南小伙私奔了,再也没有回来。老梁没什么正经事,就在露天剧院演出时看看车子,挣点小钱。我记得,他常常独自坐在北房的门槛上,一边抽烟,一边叹气,有时则背着手弓着腰在巷子里匆匆走过,自语道:我好苦啊。

西房的租户姓白,人称老白,五六十岁,高而壮的身材,头发全白,说话爽朗豪放,老家好像是河南还是山东的,不大清楚了。老白也只有一个女儿,叫爱久,在县工艺美术厂工作,高高的个子,

## 灯下漫笔

大唐长安,是一座城,但又不只是城。

长安三万里,见证了风云变迁,承载着历史记忆。

电影《长安三万里》,次次聚焦长安城,长安次次有不同。看人世无常,功名岂由人;叹雁过留声,诗在城就在。千万人各有所好,不同年龄段的人,会有不同的观影体验;有不同的经历,就会有不同的感悟。但大唐长安,无论兴衰,都一样的震撼人心。

影片的主角是两个人,一个是李白,一个是高适。如果缪斯跳一曲完美的芭蕾,那么她的两个脚尖,必然一虚一实。李白以出世的姿态入世,追仙求道,物我两忘,就是那虚中写实的浪漫主义,写意传神;高适以入世的追求出世,愈挫愈坚,从军报国,就是那以写实寓的现实主义,朴实达意。他们的人生,如他们的诗作,或不沾尘埃,心心念念,或拙朴旷达,壮怀激烈;英雄相惜,天



## 家乡美

永济首届黄河滩荷花节开幕,就在韩阳镇夏阳村河滩地。我在镇下村舍小住,村支书今天要带女子锣鼓队助兴,约我同去。我们六点钟出发,不大会儿就赶到了夏阳村。时间尚早,他们还要排演,我独自一人,走进莲池内设板桥览胜了。真是望不到的莲池!古人有句“接天莲叶无穷碧”,不也就是这个景吗?

这个荷花节明示是指黄河滩,地点也选得好。永济的韩阳镇,地处永济市西南一隅,东依中条山,历史上称为首山的就是这一段。韩阳与辖内的夏阳、首阳,恰好三点一线,南北长度七十余里,我曾有文《一道走廊,诸多名胜》,是说这里夹在山河之间,地域狭窄,加之一条铁路和一条高速公路,一条省道贯穿,原地就更显逼仄了。夏阳处在辖区中间,然而这里黄河滩涂却很开阔。永济沿河的百多公里,有称“黄河滩涂三十万(亩)”,夏阳是个大村,滩涂面积可以想知。这里也可说是黄河湿地,因为历史上大河漫走,水泊池潭遍地。隔着大河望去,陕西那边就是三河口,即(北)洛河、渭河和黄河的汇合处。目测这边河滩东西之间,也有着几十里的尺幅。

我又一想,荷花节选在夏阳,也该是与夏阳有约。荷花本是夏花,所谓冬梅,春杏,夏荷,秋菊。这也是一种巧合吧?夏阳种植园区门口竖立着一块大牌,上写永济莲菜产业园区,这样也显得它的大气,它就有了代表永济的资格。

8月8日,是癸卯年立秋之日。晨间刚下过一阵小雨,昨夜已经有过两次阵雨,加上河滩里的野

# 赁房记事

■王逸群

人很随和爽利,我有时遇到功课上的问题,还请教这位大姐姐。听父亲说,她后来嫁到了河津。

我家赁的是东房,三间,进了屋里黑黑的,顶棚和隔墙都是用高粱秆麻纸糊的,晚上总有老鼠在顶棚上跑来跑去,好像在开运动会。

我也是升初中时,父亲把我转学到城里。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。这三间黑房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:夏天,屋里极热,也没电扇,只有一把大蒲扇。冬天,屋里冷怎么办?我早上去学校前,先把木柴塞到土炉子里燃着,把屋里烘一烘,结果弄得屋里乌烟瘴气。还有一件事,永生难忘:初二时,学校要搞歌咏比赛,要求每个同学都穿蓝色上衣。奶奶找了半天,总算找到一件小而发白的蓝外罩,我很不情愿地穿上那件不合体的罩衫走出了三合院。记得那天,奶奶在院门口无奈地望着我远去的背影,站了好大一会儿。

这座老房子我家赁的时间很长,有七八年之久,以至于多年之后,我时不时梦回三合院,梦见曾经的人和事。然而,非常遗憾,人非物亦非,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,三合院曾经的老住户们都先后作古,那片地方全建了高楼大厦,没留下一点痕迹。果儿和爱久在他乡也不知过得好不好。

2019年,儿子到市实验中学就读,我也像我的父亲一般,在离儿子学校就近处租下一间住所。不过,这次是在单元楼里。

如果用小区的眼光来衡量的话,它真是一处名副其实的“小”区:东西约70步,南北不到200步,办公楼是一座旧式的临街四层楼,楼后东西两侧是两排平房,院中间辟成了羽毛球场。南面

# 长安的记忆

■李红伟

涯咫尺!

影片的形式是一部回忆体大唐风云纪实,见证了诗人盛会的璀璨传奇,也见证了怀才不遇的坎坷曲折;见证了长安之兴,也见证了长安之殇;见证了暗流涌动,也见证了中流砥柱;见证了知己交心,也见证了造化弄人;见证了长安的记忆,也见证了长安的大名。这就是大唐的神韵。

影片的结构始自一问一答——监军问,高适答。叛军一方面围攻长安城,迫在眉睫;一方面攻高适大军,阻挡他们救援长安城。在这十万火急的时刻,高适被疑与参与永

一墙之隔就是生活区,是一座上世纪九十年代四层砖混住宅楼,仅仅三个单元,24户人家。楼前是一块相对宽敞的院子,有蓝色彩钢瓦车棚,自行车、电摩、私家车各居其所。继续往南,是一排东西走向的平房,有几户人家。

这里虽处闹市,却自成一处幽静之地。单位也好,居民区也好,人不多。偶尔有人从楼前静静地走过,或者三两位老者,坐在楼边的台阶上低声说着什么。有车从外面进来,也是慢慢驶入院子,不曾听见尖利的喇叭声。

幽静的另一个原因是,这里树多且茂盛。办公区前有几棵高大的梧桐,叶阔,皮绿。居民区也长满了树,桐树、樟树、女贞子,尤其是院北两棵又粗又高的法桐,巨大的树冠几乎把小院遮得严严实实。有时,我坐在窗前,静静凝视,跃入眼帘的全是绿,透过叶的间隙,则是蓝天,我觉得自己好像近距离面对着一座翠绿的山峰。一条小路从单位大门口笔直通南,两旁是茂密的槐树,在夏天的阳光下,它就是一条浓绿的林荫道。

每天早晨,门卫老刘总是及时地开门,然后,手持大扫帚,先打扫办公区,继而居民区,把昏昏晃晃的落叶、纸屑等杂物清理得干干净净。我每天赶早班车,总是遇见这幅场景。老刘高高的个子,清瘦清瘦的,不多说话,对于自己的工作非常敬业。

闲暇之余,我常常漫步小区,望着静静的楼房,整洁的院落,拍拍粗壮的树身,心想,还是孔子说得好:里仁为美。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中,能生活在一个惬意的环境中,真是一件美事。

与监军结束问答,险路急行,围堵叛军,为剿灭叛军,挥师长安创造了条件。而李白也因为高适暗中相助躲过灭顶之灾,又因为朝廷大赦获得自由身,泛舟江上,放声狂吟:两岸猿声啼不住,轻舟已过万重山!

长安城经得起岁月的洗礼吗?大唐的盛世会永恒吗?不会,幸运的是,大唐诞生了一个个光照千秋万代的诗人,有浪漫主义的代表,也有现实主义的诗人,有出世的写意,也有入世的写实,这一个个名字就是一座座丰碑,这一篇篇诗作就是一页页鲜活的记忆。长安,梨园,扬州,边塞,纵横千万里,从古传到今;大唐留在了历史深处,长安城因为诗作活在过去,活在今天,活在未来。

一座城,两个人,一个朝代,一群人,生动地呈现在眼前。心中有长安,长安在。用心做事,总能干成一件事。

## 鹤雀楼

无题(布面油画)

史佐莹

作

## 百姓记事

# 十位“军嫂”游绛北

■王江婷

年年有今日,岁岁有今朝。随着今年“八一”建军节的到来,九三届战友及我们家属们快乐聚会的时刻也如约而至。受到绛北大峡谷侯总的热情相邀,这次我们的目的地和往年一样——绛北大峡谷。

同样的风景,不一样的心潮澎湃。我们10位“军嫂”和20多名战友坐上租来的公交车,在嘹亮的歌声中,欢快地到达了绛北大峡谷。我们这些曾经的军嫂们,更是不一样的心情,大家讲述着引以为豪的“兵哥哥”们的事迹,爆发出一阵一阵的欢声笑语。

到了大门口,映入眼帘的仍是那五个气势磅礴的大字——绛北大峡谷。她们像翘首期盼着孩子们归来的母亲,张开宽广的臂膀欢迎大家的到来。

我和两位“兵哥”先大家一步到达宿营地——二炮炊事班。首先看到的是铁栅栏围墙上赫然醒目的“八一节日快乐”“有你真好,兄弟”“友谊长存”等金箔大字。在那满春战友的带领下,我们热火朝天地奏起了锅碗瓢盆交响曲,准备着丰富的美味佳肴,静候大家的到来。我焦急地在门口等待着,终于,大部队回来了!在饭前一支歌合唱之后,我们便开始了聚餐。战友们有说有笑、推杯换盏讲述着在部队的趣事,我们这些“军嫂”也在互诉衷肠——当年大家为了支撑每个小家所付出的艰辛……正所谓“军功章啊,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”,他们保家卫国无怨无悔,我们在照顾老人孩子也心甘情愿!

根据安排,吃过饭后,我们进行的是绛北大峡谷的各种游玩。首先是最激动人心的玻璃栈道漂流。在玻璃栈道的潺潺溪流中,我们每两个人一艘的皮艇就像生肌勃勃的鱼儿在水中游走,宛如活生的一幅水墨画,让人心旷神怡,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,远

离尘嚣,忘却纷扰。正悠然惬意之时,突然一个急转弯让我措手不及,我急忙抓好皮艇把手,溅出的水花仍然打在我的身上,凉飕飕的。在溪流平缓的地方,皮艇飘飘悠悠;在急转弯的地方,则东奔西撞,让人尖叫。我们经过一个又一个急转弯,闯过一个又一个激流,终于到达了终点。

漂流过后,我们乘着小船来到了一处湖水中。相比激流,湖水则显得宁静、祥和,仿若一片绿色的海洋,山峦相拥,浅绿、黄绿、嫩绿、碧绿、翠绿,各式各样的绿把整座山打扮得生机盎然。在碧绿的湖水中,偶然看见几根枯枝,形状各异,竟给单调的湖水增添了一份情趣。“曾经沧海难为水,除却巫山不是云”,坐在船上,远远望去,白云一条条围绕在山腰,仿佛一位位绿色少女腰间系着的腰带。一会儿云又结成一团一团,像个顽皮的孩子,时而跑到山间,时而挂在树梢,时而躲到山后,时而跃到山前,游客被团团围住,仿佛进入仙境。

随后,我们又进行了骑马、骑越野车项目。当然,这是男士们的竞技场了,他们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,玩得亦乐乎。“军嫂”们也不闲着,在七彩伞做成的梦幻般的凉棚下,展开我们优美的姿势,记录着我们的笑容与风韵。

一山一水皆画卷,一草一木皆风景。有美丽的风景,有奇妙的风景,有惊险的风景,当然别具一格最独特的风景,就是集体照上我们如花绽放的笑颜。在“咔嚓、咔嚓”的响声中,难忘的绛北一日游悄然结束。是啊,亲人相聚,道不完的情谊,诉不尽的衷肠,说不完的当年,数不尽的怀念,你有金樽我有酒,白云上风吹柳,狂歌痛饮千杯酒,再到来年扭一扭。

期待下一次更美好的相聚!